

护工潘姐

□ 吴平（安徽合肥，保卫科职员）



漫画/崔泓

潘姐是十床的护工，十床躺着的是个82岁的老太，原是这所医院的妇产科主任，十年前患小脑萎缩，卧床不起已有五年。老太自己有不菲的退休金，子女经济条件也很优越，家人两年前把她送到医院，前后找了四个护工，只有潘姐留了下来。

潘姐个头不高，面相端正，扎个长辫，辫尾顺直，微棕黄，明显有染发后夹板拉直的痕迹。一身蓝花布棉袄，黑色紧身裤外套着一条短皮裙。如果不是她自己介绍，你绝对不会相信她已是一个60周岁的女人。

家母刚入病房的头几天有些看不惯她的。可以理解，在安庆这座四线小城，一个60岁的女护工天天穿着短皮裙化着妆在病房里走来走去，然后每天中午还雷打不动地独饮二两白酒，的确有些另类。

潘姐不是本地人，娘家在千里之外的重庆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高中毕业的她坐船来安庆表舅家玩，在表舅的说服下留在了安庆，嫁给洪镇一个村长家做了儿媳。重庆、安庆虽都是长江水养大的城市，但气候

条件生活习惯大不一样，潘姐说她花了大约五六年时间才最终适应了这边的生活。

婚后的潘姐在婆家的操作下，当了三年的小学老师，后来因为超生，被学校除名。二十年前，潘姐开始在这所医院做护工，因为有文化，算是同龄人当中最早持有护工上岗证的先行者。

潘姐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洗漱，喝开水，吃苹果，然后在医院走廊尽头的楼梯旁压腿伸腰。晚上把十床的老太伺候好后，在病房里支起自己的简易床架，便开始做面膜。母亲说，怪不得她看得年轻，活得也太细致了。

九床的病人是个三十六七岁的女人，丈夫哑巴，她自己患严重的皮肤顽疾外加心脏病，家里还有两个小女儿在读书。一天，她的母亲来看她，掏了二百块钱，做女儿的不忍心，退回去一百，到了午饭的点，为娘的望着在打点滴的女儿，说自己有点饿了。潘姐听到，想了想，便带着那位母亲去医院外面的餐馆吃了午饭。待潘姐一

个人回到病房，性情耿直的家母嫉恶如仇地说，那个做娘的太过分了，女儿这么困难，退回去的一百块钱二话不说就收下了，还心安理得地跟着别人后面出去吃饭。潘姐笑着指着九床，说，她也是洪镇人，老乡嘛，无所谓了。母亲听了，连声感叹，你这个大姐心真善。

十床的老太虽意识全无，但食量不错，潘姐每天要喂满满一瓷缸营养糊给她，晚上还要再注一缸流食到她的胃里。我问，老太太吃的东西是不是太营养了啊？潘姐说：“是很营养，这是我建议她家人的，一来可以保证老太太的体质；二来呢……”潘姐压低了声音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也有私心的，老太太多活些日子，我也好多挣些钱，毕竟伺候这个老太不算太累的。”

其实在我看来，潘姐弄侍这个老太太并不轻松：每天要喂饭，要给老太太换尿不湿，抠大便，擦洗身子，按摩，半夜的时候还经常要起身帮老太太吸痰。

老太的子女每天来一次医院，每每看到老太清爽的状态都很开心，一再称赞潘姐做事认真细心。作为感谢，他们偶尔也会带点吃的用的的小物品送给潘姐。潘姐大方，后来都分给其他病人或者她的护工朋友了。

昨天晚上，我在看书，潘姐抚摸着十床老太的脸，小声地逗她：老钱，您当年医学院的那个男朋友后来可联系过你啊？告诉你，我听你女儿说，他还活着，现在扬州呢。

老太太哪里听得懂潘姐的言语，瘪着嘴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凝视着对面这个60岁的重庆女护工。

不知怎的，就想起潘姐和我们聊起过她自己——她和丈夫分居已有20年了。